

代词“他”的虚指用法及产生原因 ——兼论“V他+……”结构的特征

张蕾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1 研, 长春 130024)

E-mail: zhangleinenu@163.com

摘要: 本文考查了“他”字的虚指用法, 并根据“他”语义的语法化程度将其区分为虚指和虚用两种类型。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认为这主要是在“他”字自身的语义特点、“V他+……”结构模式及结构的韵律特征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促动下发生的, 并归结出几条判定依据。兼及了“V他+……”结构的特征。

关键词: 虚指; 虚用; 结构模式; 韵律特征

引言

现代汉语中, 代词“他”除用作旁指和第三人称代词以外, 也可用于虚指或虚用, 如: “玩他两天”, “幽他一默”中的“他”。本文试就此语言现象进行讨论, 并归结出“他”字虚指用法产生的几条主因。讨论了“他”字虚指用法的判定, 简要总结了对代词“他”虚指具有重要促动作用的“V他+……”结构的特征。

“他”字可用于虚指, 已为大多数语法学家所认可, 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主要讨论“他”字虚指用法产生的原因。在讨论之前, 我们先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 我们不将“他”字虚指用法的产生看作是代词“他”的虚化。原因如下: 汉语语法学界对代词词类判定的本身就存在虚和实的争议。限于篇幅, 这里我们将各家观点略而不谈。即使在现今一些描写汉语虚词的论著中仍收入代词“他”。虽然我们同意按代词的语法功能将其归入实词一类, 但不可忽视代词本身所具有的自身语义的不确定性。因而从代词所指的确定性程度来讲, 由不定指到虚指再到虚用, 只是所指由比较空灵到更为虚无而已。因而我们不把代词的虚指或虚用称之为代词词义的虚化。

第二, 本文中所述的“他”字的虚指用法只是一种笼统的叫法, 其实应包括“他”字的虚指和虚用两部分。熊焰(1997)区分了先秦韵文中“其”的虚指和虚用, 指出“‘虚指的指示称代性虽然很弱, 但它也确有所指, 不过所指代的人或事物不确定罢了。’而我们所说的‘虚用’则是指‘其’字用在诗歌语言中仅保留了原来的词形, 但不再有实在的、明确的指代性, 它用在句中只是起一种咏叹性、谐和音节或补衬音节的作用。”我们认为区分虚指和虚用能更好地反应现象的实际情况, 故而根据已经用于虚指的“他”在具体语境中的所指情况把“他”分为虚指和虚用两种。虚用可以理解为彻底的语法化, 即在表义上“他”成了“冗余”成分, 去掉后不影响语义, 不造成语法上的空位。“他”和V不构成述宾结构, “他”的作用相当于助词, 在结构中起加强语气的作用。我们无法追溯出“他”虚用前的语义, 不计“他”在语境中的色彩义, “他”在结构中无所指。如: ①睡他一觉②幽他一默。与“他”字用于虚指相比, “他”字虚用的情况不多见。虚指是“他”的虚指用法中常见的一种, 即一般我们所说的“无所指”。尽管“他”已经用作虚指, 但“他”此前的语义指向, 我们大都可凭借语境进行逆推, 大概得出两种情况: 1. “他”

和“他”后面的成分是领属/同位关系。如，③喝他两碗酒。对例③的分析一般有两种意见：一是，“他”修饰“两碗酒”，二者是领属关系，V和“他”不直接发生关系；二是，“他”和“两碗酒”是同位关系，V和“他”是述宾关系，“他”的语音和表义都弱于后面的名词，并且由于二价动词V后面只能接一个宾语，“冗余”成分“他”弱化成虚指。2. “他”和“他”后面的成分无直接关系，和前面的V是述宾关系，“他”作宾语，与前文的成分相照应。如，④打他一下（该例中“他”字有虚指和非虚指两种情况，这里我们把“他”看成已用于虚指）。

第三，“他”用于虚指或虚用，也可写作“它”。有时人们为了使表达更为明确，往往对“他”的所指进行追溯，把“他”用作虚指前所指为非人的事物以“它”指代；而所指是人的则用“他”指代，在虚用时一律写作“它”。也有根据“tā”在句中的分工，认为“他”所指代的范围最广，取其字形为代表，凡遇“tā”的虚指用法，一律写作“他”。我们认为这里“他”和“它”可以互换，语义不改变，正体现“tā”在句中已经虚化了。为使表述统一明确，本文一律作“他”。

以下是我们归结出的代词“他”虚指用法产生的几种主要原因。

1 词义演变的影响

“他”字词义演变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旁指、第三身代词和虚指用法三个阶段。“他”字最初用作旁指。而“他”的旁指用法在句中出现的位置是受限的，一般多作定语或宾语。“他”用作定语时，出现在名词之前，如：他日、他朝、他山等。“他”与所修饰成分的组合发展到现代早已词汇化。“他”用作宾语时常出现在句尾，如：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南北朝之后，“他”用作第三身代词成为优势用法，尤其在口语化的作品中更经常出现，可作主语、宾语和定语。至于“他”用作虚指，我们难以确定它起于何时，但依现有文献我们推测其大体在唐五代时期。并且是首先出现在口语和白话文作品中。下面是我们所发现的较早的例证：

⑤我遣汝早去，因何违他期日？（《句道兴搜神记》，118页）

⑥任他流水向人间。（《题道虔上人竹房》，李嘉佑）

以下列举几部辞书中对此用法的论述（例子已略去）。

(1)张双棣、陈涛主编的《古代汉语字典》

他——最后一个义项是：虚指，无实际意义。

(2)张斌主编的《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他——其中一个义项是：虚指。一种是不定指，总跟“你”、“我”等配合使用。一种是无所指，用在动词和数量短语中间。

它——其中一个义项是：虚指。用在动词和数量短语中间，无所指，起加强语气的作用。用法同“他”一样。

(3)李科第的《汉语虚词辞典》

他——第四个义项是：作代词。用在动词和数量短语之间，表示虚指。

(4)吕叔湘的《现代汉语八百词》

它——第二个义项是：虚指，多写作“他”。

我们发现，“他”语义的演变不是新旧更替性质的，而是新义项在原有义项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来的。新义项形成后，新旧义项并存，分担不同的语义。

清代以前的语法研究中通常依据词义把代词看作虚词，称之为“语助”或“词辨”的一种。《马氏文通》之后的研究对代词进行了定性、定量等方面的全面考察。王力和吕叔湘两位先生“均认为代词是词类中的一员，其意义具有虚、实相结合的二重性，并不是与名词（字）相当的词”（周有斌，1999）。邢

福义(1996)指出代词有游移泛代性。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加之“他”字虚化后仍可能存在实词义的滞留,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难以判定“他”是否虚化,及其虚化的程度。如:⑦喝上他二两二锅头
⑧打碎了他四个杯子

上面两例中“他”字是否虚化与上下文语境、表达中的实际节律等都有关系。也就是说它与语用密切相关,仅从字面上是难以判定的。

2 “V他+……”结构模式的促动

现代汉语中,“他”仍以用作第三人称代词为主。“他”用于虚指或虚用,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现在“V他+……”结构中。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反例。因而要想深入、全面地认识“他”的虚指用法,必然要涉及到对“V他+……”结构的分析和理解。

我们根据“他”字后面成分的语法特征,把这一结构分为三个类型:

2. 1V他+量词性结构

2.1. 1V他+名量结构

⑨吃他两碗 ⑩喝他一杯 ⑪唱他几首

2.1. 2V他+动量结构

⑫看他一看 ⑬放他一枪 ⑭睡他一觉

其中,“V他一V”是该类中较为典型的代表。往往表示一种短时的尝试。

⑮听他一听 ⑯想他一想

前面我们摘录了几部辞书对表示虚指的“他”所进行的描述,我们看到这几部辞书大都注意到了数量短语在其间的作用。吕叔湘(1985)就曾指出:“这些例句里的宾语或准宾语都带有数量词,或者本身就是数量词,不是这种形式的宾语,前边的动词就不大能附带他字”。

2. 2V他+名词性结构

2.2. 1V他+时间词

⑰走了他三天三夜 ⑱住他十天半个月 ⑲痛痛快快地玩他两天两夜

2.2. 2V他+一般名词性结构

⑳盖他三间瓦房 ㉑喝他二两酒

2. 3V他+个+……

2.3.1. 有
(就)是
……

➤ + 他+个+名词性结构

㉒你要是有他个三长两短,叫我可怎么活呀! ㉓担了他个坏名声

2.3. 2V他+个+数量结构/形容词性结构,另外“个”字后面还可以是“不停”、“没完(没了)”等词语。

㉔笑他个不停 ㉕聊他个没完(没了)

2.3. 3V他+个+成语

㉖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就手舞足蹈地唱他几句梆子腔。(《汉语虚词辞典》,2001)

㉗翠英本想乘胜追进去,杀他个落花流水。(同上)

2.3.4 另外,我们将下面几例单列一类。认为它们属于“V 他+‘个……’”。与上面三种情况不同,“个”与后面的成分结合紧密形成一个表义整体。

㉔V 他个头 ㉕V 他个屁 ㉖V 他个球 ㉗V 他个大头鬼

由于“V 他”后面的部分音节紧凑、可与不止一个具体的动词同现,整体性强。我们把此时的“个”及后面的成分作整体的处理。并把这里的“个”看成指类别的量词。在这里我们基本上同意吕叔湘先生《现代汉语八百词》中的观点,认为“动+个+形/动”中“个”的作用跟引进补语的“得”相近。同时把“动+个+量词结构”中的量词结构也看成是补语,并认为此时“个”的语法作用相当于助词。

2.4 “V (了) 它”

先举两个例子:

㉘你快点把渣滓倒了它。(《汉语方言大词典》,1451页) ㉙把汤趁热喝了它。(同上)

我们把这种结构看成特殊类型的“V 他+……”结构。“它”出现在句末,后面不接成分。把字结构将宾语提前,“它”出现在 θ 空位上。因真正的宾语已被“把”字引导的介词结构提前了,留下一个空位,才使“它”有位置进入结构。“它”看似是动词的宾语,但其实只是用作助词,起强调语气的作用,而且一般仅出现在方言中。

依据前面总结的“V 他+……”结构的类型,并通过对大量语言事实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虚指更易在“V 他+……”结构中发生。而且我们的资料显示“他”的虚指用法出现的位置没有超出该结构的几种类型所设定的语域。可见特定的结构模式对词义的虚化有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与“V 他+……”结构所具有的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同动词V所具有的特征也密切相关。结构中动词多为单音节二价动词。“他”用于虚指时“V 他”是述宾结构(“他”与后边的成分是领属关系时可将其看成是动词的直接宾语)。动词V可以是双音节,但数量少。例㉚:休息他一会儿。

3 韵律的驱动

通过对大量语料的考察,我们发现用作虚指的“他”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现在“V 他+……”结构中,且V多为单音节动词,V和“他”结合紧密,除体标记外一般不再有其他成分,“V 他”恰好形成一个韵律词,符合汉语双音化的趋势。其实早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吕叔湘先生就已经敏锐地发现:“推究起来,无非还是因为前头的动词是单音,所以用这么一个他字凑个音节”。文炼(1994)指出“双音节语言单位与单音节语言单位相比,多具有稳定和独立的特点,两个双音节语言单位用在一起,这个特点就更为突出。……稳定感大概是人们对视听形式的一种普遍的要求。在语言方面,稳定或不稳定的感受主要来自节奏焦点。节奏焦点与信息焦点通常是一致的。”单音节动词与“他”字相结合恰好可以形成稳定的双音节单位,符合语言稳定性的要求。而文炼的这一论断又为说明“V 他”后面的成分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双音节或四音节结构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上面是说,添加已虚化的“他”字,可以使得语句节奏平稳,词汇用语更符合汉语语音双音化要求。如,㉛睡一觉 ㉜睡他一觉。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增加了“他”,结构更口语化,前后两个节拍对称性更强。

同样我们还可以从韵律角度分析“V 他+……”结构中“他”弱化、虚化的原因。《汉语韵律句法学》认为:“动词后的宾语不存在‘必须有定’的强制要求。”并且归纳出“语言中可轻读的词汇也有‘可轻度’的区别。……一般人的语感是:代词<定指名词<几个n<两三个n<定数名词。”可见代词的可轻度是最强的,语义上它又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与后面的成分相比,不是句中表述的必有单位,“他”虚指符合句子的韵律结构,动词后成分的轻重分布有序。

“V 他+个+……”结构中,“个”单音节,一拍,简短。将中心语和补语紧密联系起来,节奏感强。“个”后面的成分大都为双音节或四字格。结构整体上富于节奏感,轻重音分明,易上口,有鲜明的口语特色。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语义、结构模式及韵律三者在推动“他”字用作虚指或虚用时相互影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特定的“V 他+……”结构模式为“他”字虚指用法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他”在结构框架中的语义特征为其提供了可能性，韵律则推动了“他”的虚指或虚用。据此我们推想：“他”用作虚指早于虚用。开始阶段用于虚指的“他”，结构中动词是单音节的，后来由于类推的作用才使“他”为虚指时，结构接受非单音节的V。并且虚用主要是受节律的促发，是用来补足音节的。“他”的虚指则主要是受句法语义影响的。

“他”字用于虚指或虚用后特征有变化：

- (1) 难以找到“他”字所指代的成分。
- (2) 去掉“他”后语义无明显改变。
- (3) 在“他”与“他”后面的成分中间插入表示领属的“的”字，语义发生大的改变。
- (4) 将“V 他”中“他”与“它”字互换，语义不改变。
- (5) 语音上，“他”被读得更加轻而短。在口语中韵母还常会弱化为央元音[ə]。
- (6) “他”可以看成动词的形态标记。

我们认为上述6条可以作为判定“他”字是否为虚指用法的依据。

参考文献：

- [1]冯胜利. 汉语韵律句法学.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2]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 学林出版社，1985.
- [3]文 炼. 汉语语句的节律问题. 中国语文，第1期，1994.
- [4]邢福义. 汉语语法论.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5]熊 焰. 先秦韵文‘其’字代词虚用说. 古汉语研究，第2期，1997.
- [6]周有斌. 国内百年汉语代词研究概述. 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1999.

致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吴长安先生热情的鼓励 and 无私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The usage of pronoun tā as an empty word and its reasons ——and discuss the characters of the structure “V tā+……”

zhanglei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E-mail: zhangleinenu@163.com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usage of tā as an empty word. According to the grammaticalized degree of tā's semantic, we distinguish between empty reference and empty usage. We analysis the reasons of this phenomenon's coming into being, and consider that the three mainly reasons are the semantic character of “tā”, the structure pattern of “V tā+……” and the prosodic character of the structure. And we conclude several methods to judge the functions of tā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structure “V tā+……” in brief.

Keywords: empty reference; empty usage; structural pattern; prosodic character;